

Rating:	General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
Category:	M/M
Fandom:	声入人心 Super-Vocal (TV)
Relationship:	云次方 - Relationship
Character:	郑云龙 , 阿云嘎
Stats:	Published: 2020-06-08 Words: 3034

老天疼憨人

by [Lilyyyyysroom](#)

Summary

《人生选择题》那个时空，两朵云的一生。
他们一起走过/这个摇摇晃晃的人间。

注射玻尿酸的仪器起火的时候，郑云龙还在睡觉。

下周他们要进行第一次《吉屋出租》公演，学校准备摄像留作教学材料，大家都敷起了面膜、洗完脸还记得拍点儿精华。郑云龙只是想出门剪头发，路上不知怎么的就被拉着进了美容院打玻尿酸，脑子迷迷糊糊地就躺下了，仪器连着220伏交流电，被工作人员随手摆在枕头上，他的脸旁边。

火焰扑上右脸的时候，好疼。

右半边脸颊面积虽小，却烧伤得十分严重，去除水泡，解决感染并发症，选用后背的皮肤移植，前前后后拉拉杂杂折腾了好几个月，等郑云龙再次返校继续学业的时候，已经是阿云嘎的学弟了。

郑云龙面对异变陡生的命运却相当从容，这几个月见到愤怒表情最多反而是在阿云嘎的脸上，听肖老师说这人还把那个美容院给砸了，虽说开业没几天就出了这种恶性事故，那里也早就人去楼空了。

郑云龙倒是毫无芥蒂地笑了笑，他还有梦想，做“魅影”，在小小的角落继续歌唱，不是也挺酷的吗？

和家长商量了很久，最终还是说服了他们，郑云龙得以回到学校继续学业，不知道为什么，一向严苛不爱说好话的父母却时常鼓励他，让他惶惑不安的心得以平复。

但生活好像越来越难，他好像有什么被偷走了。

阿云嘎作为学长，和郑云龙的课都不在一个时间，还是听张老师叹气才知道，郑云龙已经

用“睡过头”这个理由有两周没出早课了。

早上六点，他去郑云龙搬的新寝室抓人，看着睡眼朦胧怎么喊都喊不醒的男孩，他狠狠地蹙起了眉头。

不是伤口还在疼，也没有在吃止痛药，郑云龙就是很容易困，很容易累，很容易走神。

但是那两三个小时，那沉浸在音乐里放声歌唱的时刻，他的大眼睛还是那么闪亮，还是那么光彩夺目，还是那么美丽。

此后阿云嘎跑了好几趟学院，打了好几次报告，把大龙调回了自己的寝室，和川子建新打好招呼，每天提前半小时就叫人起床，实在不行了就给人套衣服，急了还拍拍打打的，总算是让郑云龙维持了标准最低的训练量。

好脾气的大男孩总觉得精神被身体困住，每次隐隐约约听到阿云嘎在喊他，他其实很着急，想说“我要起来的，我要练的”，却总是被困住，每次睁开眼睛，看到的都是那个紧皱着眉头的脸。

他好想说“哥你别管我了”，一句话在嘴边绕了又绕，看见阿云嘎的大黑眼圈的时候更是如此，可是他还是自私地没有说。

阿云嘎毕业后就签了北京歌舞剧院，除了正常的演出和文艺任务，他总是跑回学校，去寝室“抓人”，再把人“押解”去练功房。

除了室友，他的朋友越来越少，唯一庆幸的是，他终于毕业了。

因为受伤，他很难找工作，好不容易才在一间具有蒙古族风情的小酒吧做驻唱，唱一些很老的歌，带洁白的面具，因为爱睡觉爱吃东西补得高高壮壮的体格让他少了很多麻烦。

阿云嘎则是在听完他唱了一整晚歌后就很久没来，他要看他时，就只能在一些选秀节目和三四线综艺节目里找他，那个卯足了劲儿要火的样子看起来其实有点难堪。

为了人气，黑红也无所谓，无下限的综艺节目上，阿云嘎被恶整，也恶整别人，有时候汉语说不好被恶意剪辑，被网友骂上好几次热搜。

郑云龙也会找阿云嘎吃饭，大多时间想聊音乐剧，想说说梦想，阿云嘎听得很认真，也聊得慷慨激昂，就是说不两句就接起制作人、经纪人、某某朋友、某某单位的电话，他对着电话那头的人也谨小慎微，又是点头又是说些句法不得当的恭维话，一通电话结束两个人脸颊都火辣辣的。

他们走得有点远了。

郑云龙还有个毛病——不太跟得上潮流，唱的歌也不太受听众喜欢，更笨拙地不懂得炒热气氛、配合追求女孩的多金公子唱缠绵热烈的火辣情歌，反而唱英文歌《I'll cover you》，渐渐地也就拿不到什么小费。

值得庆幸的是，酒吧老板人很好，每月给他开的底薪让他在这个冷酷的城市也能苟延残喘。

等到一次非常偶然的时机，某宣发公司花了大价钱买到了《剧院魅影》的中文排演权，第一年巡演场内零零星星，郑云龙吃了一个月清汤挂面集齐了北京的所有场次，导演对这个带着口罩的男孩也不由得印象深刻。

他们聊了很久，谈天说地，复排剧院魅影，决定拿“被毁容”的魅影做话题度，卑微地请求一些看热闹的人走进剧场。

郑云龙开心的是，排练管饭，还有他可以唱，尽情地唱，使劲儿地唱。

晚上十点多结束排练回家的路上，路过报刊亭他不知怎么地就走进去，买了一张两块钱地彩票。

他的生命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恍惚和被动，比如之前的事故、起不来的清晨、想给阿云嘎发短信打电话却总在打开手机的时候忘记的某一刻。

学会放弃不容易，但挣扎了一次、两次、三次、无数次后，也就只能放弃。

两周后才发现，竟然中了8888万。

他给家里打电话，汇了不少钱回去，又给自己买了两套房子，一套住一套出租，维持生活开销，又拿钱支持《剧院魅影》中文版，通过导演竟然请来了阿云嘎。

他演魅影，阿云嘎演子爵，只是除了戏中，他们很少讲话，很少聊天，没有人知道，他们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芳华，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会忘记。

有了钱，有了底气，他又结交了不少所谓的“朋友”，他很想约阿云嘎吃一次饭，再喊他一声“哥哥”，但他每每对上阿云嘎明亮却忧郁的眼睛却怯懦起来。

最重要的那个人始终没有回来，郑云龙年少时的“狂劲”、“自信”也再回不来。

他因此越来越喜怒无常，到了许多看着他兜里的钱的人都不耐烦起来。

这些年他积蓄也越来越少，做的剧都在烧钱，没什么人看，从引进经典剧目到组织班底排原创音乐剧，演员导演编剧们来了又走，很神奇的是，阿云嘎总参演。

彼时阿云嘎在娱乐圈早已经闯出了名堂，一个国民度很高的运动挑战综艺因为飞行嘉宾被爆出轨临时换了他顶上，在节目里他很拼命，右臂录到一半的时候就脱臼了，忍得满头大汗跟着追赶跑跳蹦，靠着“够拼”的标签终于跻身三线。

代言和商演价位已经很高了，他却总是一年至少演一部音乐剧，自我介绍的时候也说自己是音乐剧演员。

郑云龙在自己出钱做的剧里只是演配角，唱一些很喜欢的唱段，请化妆师做夸张的造型遮掩住伤痕，在布景被舞台灯投射下的阴影里深情地唱。

阿云嘎每次听到都很感动，就是每次想给这个老同学打电话、发短信，甚至发微信的时候，总是被一些可以称作诡异的“该用户正在通话中”打断，他试过连播了一小时，却始终无法和郑云龙说上一句话。

更不要说在排练时，他每次要走过去和郑云龙说话，就发现郑云龙被导演、编剧、演员，甚至是剧组订的盒饭的送餐员叫走，除了参与他投资制作的音乐剧，他没有任何机会看到他。

直到他一次次地背过身，对着排练厅硕大的镜子，他总能看见郑云龙朝他走来的身影，但每一次他想要回应，事情会变得更糟：他会突然忘记一部分有关郑云龙的记忆。等到他几乎快要忘记艺考初见的情景，阿云嘎终于屈服，终于不得不相信——一些玄而又玄的力量在阻止他们成为朋友。

那么，作为同事参与你们的梦想，或许也不错吧。

阿云嘎有些后悔，当年，为什么一定要红呢？想多攒钱提高知名度让大家知道音乐剧，却为什么每一次奔波都不甚“清白”呢？

却无岁月可回头。

人年纪越大的时候，时间流逝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郑云龙总能感受到，梦想对他不太重要，他也越发的意识到一件事——

他只想要阿云嘎。

直到某个清晨，他躺在床上再次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无力感，半边身子麻痹，不能动弹，左手勉力挪了三分钟才拿起手机，拨给阿云嘎的电话第一次拨通，十几分钟后他和救护车先后赶来，总算是抢回了半条命。

这些年被世事摧折，他们都瘦骨嶙峋，两鬓斑白，眉心有深刻的两道，很少快乐的样子。

全身插着管子很不舒服，郑云龙却舍不得这一切，阿云嘎终于能天天和他讲话，请了护工却总抢人家的活儿干，天天往医院跑工作量骤减也不着急，天天找他废话唠唠。

因为国家的文艺扶持计划和宣传联动，国内的音乐剧市场慢慢做了起来，阿云嘎因为属于活跃度较高、作品不少的音乐剧演员接受了很多采访，他聊得很起兴，讲起很多剧目都神采飞扬，还特别喜欢抓住人就问——

你知道郑云龙吗？

他是个很优秀的音乐剧演员和出品人。

他说最喜欢的音乐剧桥段就是《剧院魅影》里，魅影摘下面具，女主角仍旧对他说：“I love you.”，他说很后悔，这句话他年轻的时候没有说出来。

郑云龙躺着看平板电脑，屏幕中阿云嘎的话音刚落，病房门就被推开了，那个人老了、皮肤皱了、模样旧了，却带着自己所珍视的一切回来了——梦想、友情、自信。

夕阳透过窗子照进来，他的右脸伤疤显出点狰狞，一双大眼睛却还是含情脉脉的样子。

阿云嘎对上他的视线，忍了又忍，终于走上前，坐在床边。

他合起掌，把郑云龙瘦削的手拢起来，低下头，轻轻地吻了一下。

远处有喧哗的人声，晚风吹起路边柳树飘荡的枝条，这是多么平凡的人间。

他们都觉得很幸福。

Fin.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